

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
Nanjing University

古典文獻研究

第十八輯 下卷

CSSCI來源集刊

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研究所 主辦

本卷要目

論 文

- 王 珂 元刊《事林廣記》插圖考論
- 俞士玲 政治、性別與文本：論花蕊夫人百首《宮詞》的可能作者
- 金程宇 追尋消逝的唐詩選本——顧陶《唐詩類選》的復原與研究
- 武秀成 唐玄宗《停潁王等節度誥》真偽祛疑及其史料價值

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
Nanjing University

古典文獻研究

第十八輯 下卷

CSSCI來源集刊

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研究所 主辦

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(PAPD)資助項目
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
南京大學985工程項目經費資助出版項目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”
(10&ZD130)階段性成果

 鳳凰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古典文獻研究. 第十八輯. 下卷 / 程章燦主編. —
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16.6
ISBN 978-7-5506-2381-1

I. ①古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古文獻學—中國—叢刊
IV. ①G256.1-5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122309號

書名	古典文獻研究(第十八輯下卷)
主編	程章燦
責任編輯	林日波
出版發行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(原江蘇古籍出版社) 發行部電話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號,郵編:210009
出版社網址	http://www.fhcbs.com
經銷	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排	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
印刷	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,郵編:211523
開本	787×1092毫米 1/16
印張	20
字數	412千字
版次	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標準書號	ISBN 978-7-5506-2381-1
定價	85.00圓

(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,電話:025-57572508)

主 編 程章燦

編輯委員會（按姓名音序排列）

曹 虹 陳尚君 陳正宏

程章燦 叢文俊 杜澤遜

郭英德 姜小青 劉玉才

劉躍進 武秀成 徐 俊

徐有富 張湧泉 趙生群

執行主編 趙 益

目次

• 文獻文化史研究 •

- 元刊《事林廣記》插圖考論 王 珂(1)
借閱、傳抄及過錄與清代《說文》學的展開 吳欽根(15)

• 文學及文學文獻研究 •

- 由《漢志》編撰實情考論“賦略”分類與排序 鄧 穩(32)
政治、性別與文本：論花蕊夫人百首《宮詞》的可能作者
..... 俞士玲(41)
王安石詩繫年新證 徐 濤(71)

- 由杜詩“焚銀魚”看明人杜詩接受中的誤讀與誤用
..... 金生奎(81)

追尋消逝的唐詩選本

- 顧陶《唐詩類選》的復原與研究 金程宇(90)
清人傳記中的章氏學術記載：《清史稿·文苑傳》
章學誠傳考論 陸思麟(100)

• 文史新研 •

- 沈文倬先生關於漢時“《士禮》”稱名說辨正 楊 傑(114)
從“注”體興起看王弼《周易注》的注釋特色 劉雅萌(128)
讀《隆闡法師碑》札記 于 溯(145)
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鏞《詩經講義》譏論 付星星(158)
《鮑廷博年譜》訂補 馬培潔(175)
李馥的生卒年問題
——基於方志等相關記載遞嬗關係的考察 張徐芳(187)
從《游歷圖記》看李丹麟的異域印象 朱文君(200)

取義西學：劉師培轉換傳統學術的取徑	洪一麟(229)
從《陳萬里墓碑》試論胡小石的楷書理論與創作	劉重喜(239)

• 文獻考辨 •

唐玄宗《停潁王等節度誥》真偽祛疑及其史料價值	武秀成(248)
《新唐書·宗室》、《宰相世系表》校誤	李軼倫(257)
《南江札記》收有他人之作辨析	雷斌慧(267)
南京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善本書題跋輯考	孫 靖(274)
略論《四部叢刊初編》影印本的描潤改字等問題	封樹芬(284)

• 文獻整理縱橫談 •

古籍校點中的文體問題	程章燦(294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稿約	(31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古典文獻研究》稿件書寫格式	(313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元刊《事林廣記》插圖考論*

王 珂

中國古籍插圖的歷史源遠流長，早在先秦時期的簡帛典籍中就已能窺見其翩翩鴻影。^①雕版印刷術肇興以後，書籍插圖無論數量還是質量，都有了空前的飛躍，異彩紛呈，令人傾倒。在衆多圖文並茂的版刻書籍中，問世於宋元之際的日用類書《事林廣記》（以下隨文或稱《事林》）頗具代表性。該書插圖憑借其式樣的豐富多姿，畫面的精煉生動及不俗的表現力，在木刻版畫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

不過，論及《事林》插圖者雖夥，卻多落腳於版畫的賞析或史料的徵引，從文獻研究的角度出發，考察其源流與演變者則不多見。故本文嘗試運用文獻比勘的方法，探討插圖在書籍內流傳過程中的嬗遞傳承，揭示其中隱藏的脈絡。

目前傳世的《事林廣記》版本，刊印時代最早者皆係元刻，共計五種：至順間（1330—1332）建安椿莊書院本（一部，今藏“臺北故宫博物院”，下文均作“椿莊本”）^②、至順間西園精舍本（一部，今藏日本國立公文圖書館內閣文庫，下文均作“西園本”）^③、後至元六年（1340）建陽鄭氏積誠堂本（三部，分藏北京大學圖書館、日本宮內廳書陵部、日本佐賀縣武雄市教育委員會，下文均作“積誠本”）^④及日本長崎縣立對馬歷史民俗資料館藏本（據日本學者宮紀子考察，該本爲元刊本，然刊刻的具體年份不明，下文均作“對馬本”）^⑤。另外還有和刻本一種，此本雖刊印於日本東山天皇元祿十二年（1699，清康熙三十九年），但

* 本文爲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“宋代類書考”的研究成果之一，立項號 13HO63。

① 如 20 世紀 30 年代湖南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戰國中晚期楚帛書。

② （宋）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2002 年。

③ （宋）陳元靚《增新類聚事林廣記》，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元至順西園精舍刊本影印本。按，圖書館目錄將該影印本誤標爲明弘治間（1488—1505）西園精舍刊本。

④ （宋）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，中華書局，1999 年。

⑤ （日）宮紀子《對馬宗家舊藏の元刊本〈事林廣記〉について》，2008 年 6 月《東洋史研究》第六十七卷第一號。

係翻刻元泰定二年(1325)刻本^①,故歷來學者仍以元本視之。這五種本子中,對馬本屬新近發現,經眼者很少,其它四個本子均有影印本,較易覓得,且基本上能反映出元刊《事林》的風貌,因此本文主要以此四本作為討論的文獻依據。

翻檢椿莊、西園、積誠與和刻四本,諸本所附插圖,除譜與地圖外,以半葉一幅計(若一圖由一葉合成,則仍以一幅計),分別為 86 幅、80 幅、52 幅、41 幅,各本每卷所附插圖平均約 2 幅、1.8 幅、3 幅、0.4 幅。比對四本的插圖,其版式大致可分作四類:

其一,月光式。

顧名思義,是指插圖版式外方內圓,猶如明月高懸。西園本、積誠本《事林》“天文類”之“兩儀兩曜之圖”(圖 1、2、3)即為此類插圖的典型之作(前者位於《前集》卷一之首,後者位於《甲集》卷一之首)。^② 西園本之圖為雙葉連式,由兩個半葉共同構成一幅完整的圖畫;積誠本則縮小為單葉式。不過兩者內容基本相同,均形象地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天地觀,十分珍貴。今人認為這種插圖樣式的首創者是晚明蘇州書坊^③,顯然,這與事實並不相符。據上可知,至遲於元代中葉,閩地書坊^④就已採用這種構圖的版畫了。



圖 1



圖 2



圖 3

其二,上圖下文式。

這類插圖在古籍中較為常見,其起源也甚早,如五代後晉時的《大聖毗沙門天王像》,就已採用上圖下文的布局。雖然該像僅是單幅作品,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書籍插圖,但其代表的版圖模式則預示着後世書籍插圖的發展

① 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和刻本類書集成》,1990 年。

② 圖 1、2 見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·前集》卷一,傅斯年圖書館藏元至順西園精舍刊本影印本;圖 3 見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,中華書局影印本,第 2 頁。

③ 周心慧《中國古代版刻版畫史論集》:“晚明時,蘇州率先流行所謂‘月光式’版型。”學苑出版社,1998 年,第 56 頁。又,陳鐸《建本和建安版畫》:“(月光式)這是晚明時期在杭州、蘇州出現的一種版畫構圖,後為各地書坊所用。”福建美術出版社,2006 年,第 61 頁。

④ 按,西園精舍與鄭氏積誠堂皆為宋元時期福建建陽地區著名書坊。

方向。

上圖下文式的插圖之所以被廣泛採用，根本原因仍須從刻本書籍的特點出發去探尋。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四云：“至唐末宋初，鈔錄一變而為印摹，卷帙一變而為書冊。”^①胡氏顯然已經注意到印刷術與圖書形式之間的聯繫。版刻的出現，導致了宋前寫本書籍的主要裝幀形式——卷軸裝，日趨消亡，取而代之者為新興的蝴蝶裝，此後又演變為包背裝，並最終定型為綫裝。然而無論是蝴蝶裝，還是包背裝和綫裝，其基本形式都是積葉成冊，積冊成部，而非首尾一體，前後相連的卷軸。易言之，信息傳播方式出現變革，信息的載體形式也會隨之創新。當冊葉式書籍逐漸被大眾接受後，人們的閱讀習慣也悄悄地發生了改變，傳統“左圖右史”或“右圖左史”式的書籍插圖已不太適合新的情勢，為閱讀方便計，上圖下文自然成了首選。

元刊《事林》插圖中以上圖下文式構圖的很不少，如椿莊本《後集》卷一一“器用類”所附“車制圖”(圖4)^②。該圖約占版面的三分之二，其餘為文字解說，圖文之間由一道單邊橫欄隔開。圖的內容是天子車駕出行時的情景，構圖較為緊湊，不過人物刻畫略顯簡略。該圖左上角有一題記，名曰“大路”。清代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二“宋版子部”載：

《纂圖互注荀子》。一函八冊。周荀况撰，三十二篇。唐楊倞注，分二十卷。前載楊序，序後有“敬器”、“大路”、“龍旗九旂”三圖。^③



圖 4



圖 5

該本出自南宋建陽麻沙書坊，今藏國家圖書館。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卷六“宋刻纂圖互注經子”條有云：

① (明)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45頁。

② 按，此圖，椿莊、西園二本全同，故僅以前者為例，以免重複。圖見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378頁。又，北大藏鄭氏積誠堂本與和刻本均無此圖。

③ (清)于敏中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，中華書局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本，1995年，第37頁。

宋刻經、子,有“纂圖互注重言重意”標題者,大都出於坊刻,以供士人帖括之用。^①

所謂“纂圖”者,是指書中附有插圖。該書卷首所載“天子大路圖”(圖5)^②頗為有名,與“車制圖”比較,二者雷同,相異處僅為標題與圖下解說文字。綜合兩書的刊印時間、地點等因素考慮,兩者應存在先後承繼的關係。

南宋時,此圖似頗風行,孝宗乾道元年(1165),遂寧楊甲編有《六經圖》六卷,該書宋刻本今已不存,可見者乃明萬曆間徽州吳繼仕熙春樓覆刻本,其卷四“周禮文物大全圖”中有一葉,分作上下兩部分,上為“巾車玉輅制圖”,下為“墨車制度圖”(圖6)^③,兩者之間附有解釋文字。細觀上圖,若將翻刻時必然存在的走樣失真等因素忽略不計,其與前舉《事林》“車制圖”、《纂圖互注荀子》“天子大路圖”可謂如出一轍。



圖 6



圖 7

元刊《事林》中插圖與他書相同者,尚不止於此,茲再舉一例:至順二本(椿莊、西園本)《續集》卷四“文藝類”有“夫子杏壇之圖”(圖7)^④。此圖為單葉式(有關該版式的介紹詳見下文):圖中孔子高坐講壇之上,雙手撫琴,孔門弟子(計十人)則分侍於壇之左右;圖右有杏樹一株,師徒身後為一遠山,山頂左側祥雲裊裊。整幅圖寧靜肅穆,雍容恬淡,人物雖多,畫面卻緊湊而不顯擁擠,堪稱佳作。不過,該圖並非梓行《事林》者原創。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卷二“譜牒”類“《東家雜記》”條云:

牧翁《書趙太史魯游稿後》亟稱《東家雜記》、《祖庭廣記》諸書,而惜予之未見也。壬戌冬日,葉九來過訪草堂,云有宋槧本《東家雜記》,因假借

① 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年,第112頁。

② 周蕪《中國版畫史圖錄》上册,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,1988年,第85頁。

③ 周心慧《中國古版畫通史圖版》,學苑出版社,2000年,第85頁。

④ 按,以椿莊本圖為例,參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,第411頁;積誠本、和刻本均無此圖。

繕寫。此書為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編。首列《杏壇圖說》，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，因觀杏壇，歷級而上，顧弟子曰：“茲魯將臧文仲誓將之壇也。”觀物思人，命琴兒歌。其歌曰：“暑往寒來春復秋，夕陽西去水東流。將軍戰馬今何在，野草閑花滿地愁。”考諸家《琴史》俱失載，附錄於此。詳其語義，未知果為夫子之歌否也。^①

又，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卷一三“《東家雜記》”條云：

《東家雜記》二卷，孔子四十七代孫、右朝議大夫、知撫州軍州事傳所撰，有紹興甲寅三月自序。傳於宣和六年嘗撰《祖庭雜記》，其書雖不傳，猶略見於孔元措《祖庭廣記》中。此則從思陵南渡以後，別為編輯，改“祖庭”為“東家”者，殆痛祖庭之淪陷，而不忍質言之乎？考四十九代孫玠，襲封衍聖公，其時傳已稱本家尊長，而卷中所述孔氏世系，訖於五十三代孫洙，計其時代，當在南宋之季，蓋後來別有增入矣。卷首《杏壇圖說》，與錢遵王所記正同。又有《北山移文》、《擊蛇笏銘》、《元祐黨籍》三篇，恐皆後人妄增，非傳意也。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勺，避思陵嫌名。間有不缺筆者，元初修改之葉，辨宋板者當以此決之。^②

遵王、竹汀所言宋槧《東家雜記》者，保存至今，珍藏於國家圖書館。是書凡二卷，為北宋間衢州刊本，南宋曾補板，其卷端《杏壇圖說》當如錢氏所考，係南宋末葉時加入。該“杏壇圖”（圖8）^③與至順本《事林》“夫子杏壇圖”幾無二致。若以刊刻年代論，後者應是照搬自前者。但仔細分析，卻並非如此。

按，遵王言孔子登杏壇撫琴而歌之事“諸家《琴史》俱失載”，檢核椿莊、西園二本《事林》，其“杏壇圖”位置正在“文藝類”“琴”中，可見此圖確與琴書有關，《東家雜記》“杏壇圖”並非原創，也是沿襲之作。但若視《雜記》之圖沿用了《事林》原本之圖，這種可能性亦微乎其微。何以言之？考和刻本《事林》之《丁集》卷四“文藝門”，該門首條曰“撫琴要



圖 8

①（清）錢曾撰，管庭芬、章鈺校正《讀書敏求記校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60—161頁。

②（清）錢大昕《十駕齋養新錄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79頁。按，（清）黃丕烈撰、潘祖蔭輯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卷二“史類”“《東家雜記》”條亦載錢氏此言（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26頁），文字略有不同，曰：“世文於宣和六年嘗撰《祖庭雜記》，及從思陵南渡，別撰此書，改‘祖庭’為‘東家’者，殆痛祖庭之淪陷，而不忍質言之歟？考四十九代孫玠襲封衍聖公時，世文稱本家尊長，而卷中述世系訖於五十三代洙，計其時代當在南宋之季，蓋後來續有增入矣。卷首《杏壇圖說》與錢遵王所記正同，竊意此《圖說》及《北山移文》、《擊蛇笏銘》、《元祐黨籍》三篇亦後人增入，非世文意。”顯然，“杏壇圖”非孔氏原本所有，乃後人添入。

③ 王伯敏等《中國美術全集·繪畫編》第二十冊《版畫》，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3頁。

略”，節引了《孔子家語》、《桓譚新論》與《帝王世紀》的文字，文後附有“琴樣範圖”一幅(圖9)^①，比對椿莊本、西園本、積誠本，三者皆在《家語》引文與《新論》、《帝王世紀》引文之間，增入了一段“陳拙參軍琴說”的文字，“範圖”則截取一半，改題作“琴圖”，並順移於此文之後，椿莊、西園二本並在圖左方添入“夫子杏壇之圖”，以代替“範圖”被截去的部分(圖10，此圖選自椿莊本)。^② 和刻本最接近原本面貌，由上可見，“杏壇圖”當是入元後新增，顯然也就沒有被宋本《東家雜記》襲用的可能了。



圖 9



圖 10

由此可見，典籍中的插圖實際也如同文字，在其流傳過程中，往往會有因襲、更改的情況出現。對於古籍中所附插圖，我們不可輕下斷語，徑言某書某圖式樣係首創，而應謹慎地考索源流，在辨別其傳承次序的基礎上，才有可能獲知事情的真相。當然，圖像的襲用較文字更加隱晦，後者若不注出處，很容

① 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，《和刻本類書集成》本，第255頁。

② 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·續集》卷四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411頁。又，見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·續集》卷四，傅斯年圖書館藏元至順西園精合刊本影印本；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·庚集》卷上，中華書局影印本，第172頁。

易受到指摘詬病，前者的剿襲卻很少會有人注意，往往“事如春夢了無痕”，無迹可尋，難以考求其源頭所在。

其三，單葉式。

這一類型是指插圖獨為一葉。此種版式，因版面空間充裕，足供刊工施展技藝，故常用於繪刻場景闊大、人物繁多的題材，或需精雕細鑄的人與事物。元刊《事林》中單葉式插圖不僅數量眾多，且不乏匠心獨運、生動精彩之作。其構圖布局毫不拘泥呆板，或一葉一圖，或雙葉合為一圖，或一葉上下兩圖。

椿莊本《前集》卷一二“農桑類”中收有插圖四幅(圖 11、12)^①，頗為著名。四圖分作兩組，每組由兩圖構成。一曰“耕穫圖”，分繪耕種、收穫之景；一曰“蠶織圖”，分繪養蠶、紡織之景。合二為一即成農桑全景圖，與類目主題配合無間，相得益彰。



圖 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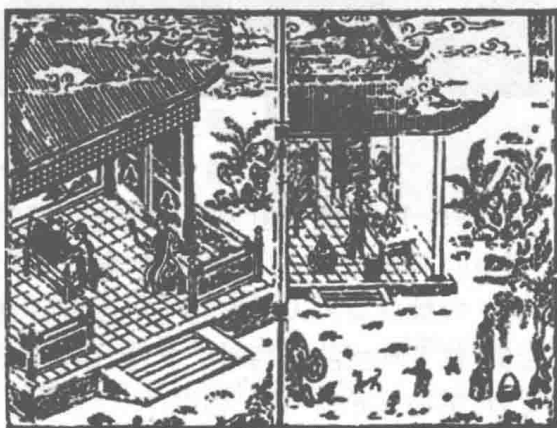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2

^① 按，四圖選自椿莊本，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299頁；和刻本無此四圖；積誠本《甲集》卷下“農桑類”將兩組圖中第二幅圖均刪去。

又,至順二本中有數幅雙葉連式之圖也刻畫生動,頗堪玩味,今不妨分組對比如下:



圖 13



圖 14

此組圖皆出自《前集》卷十一“儀禮類·拜見新禮”之“茶飯儀”條,上者係椿莊本(圖 13)^①,下者為西園本(圖 14)^②(積誠本、和刻本均無),但所描繪的場景卻大相徑庭,前者人物純為蒙古人裝束,後者人物則全係華夏衣冠。考二本《前集》目錄,“茶飯儀”條下均標注有“新增”字樣,說明該條並非原本所有。人物服飾為蒙元式樣者,當是入元後所增,但圖中人物的漢家打扮,應非元人繪刻,其“新增”二字又該如何解釋呢?合理的答案恐怕是,所謂“新增”者其實仍是宋時繪刻,元至順間西園精舍刊印《事林》,對該圖未作修改,沿襲了原貌,椿莊書院則依據新時代的情況,重新繪刻了一幅用以替代舊作。相同的情況

① 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,第 296 頁。

② 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·前集》卷一一,傅斯年圖書館藏元至順西園精舍刊本影印本。

也見於以下兩組插圖：



圖 15



圖 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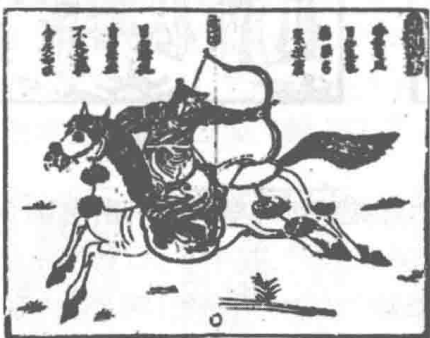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



圖 18

上四圖，左側者出自椿莊本《後集》卷一三“武藝類”，上圖名“步射圖”(圖 15)^①，下圖名“騎射圖”(圖 17)^②；右側者出於西園本，集卷數、類目、圖名均與前者同(圖 16、18)^③。將二本“步射”、“騎射”之圖分別比對，顯而易見，椿莊本所繪武將均為蒙古人形象；西園本則是“步射”圖為蒙人造型，“騎射”圖為漢人相貌。又，和刻本《戊集》卷三附有“步射總圖”一幅(圖 19)^④，圖中之人無論模樣，還是穿著，均為典型的漢族特色。聯繫西園本“騎射圖”看，可知宋時《事林》舊本已載有“步射”、“騎射”二圖，只是蒙元代宋之後，有的本子對其做了修改，以便符合新朝制度。如椿莊本即採用了新圖，而西園本則不夠徹底，以致新舊參半。和刻本的底本泰定本，雖保存舊貌最為完好，惜又刊落一幅，未成完璧。不過綜合三者比較，尚能尋出大致的脈絡，誠為幸事。



圖 19

①② 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 378 頁。

③ 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·後集》卷一三，傅斯年圖書館藏元至順西園精合刊本影印本。

④ 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，《和刻本類書集成》本，第 290 頁。

椿莊本《事林》中還有兩幅描繪蒙古貴族日常娛樂生活的插圖，一為《續集》卷六“文藝類”之“斗雙陸圖”(圖 20)^①，一為同集卷七“文藝類”之“蹴鞠圖”(圖 21)^②。西園本因闕《續集》卷五至九，故二圖在該本中究竟為何模樣，今已不得而知。積誠本、和刻本則均未載有類似插圖。從兩圖中人物外貌與著裝推斷，圖必為入元以後所作。



圖 20



圖 21

細審椿莊本“茶飯儀”、“耕穫”、“蠶織”及“斗雙陸”四圖，各圖角落均繪有家犬，分別是“茶飯儀圖”中的兩隻(圖 22、23)，其中一為白犬，一為黑犬，“耕穫圖”二中的花犬一隻(圖 24)，“蠶織圖”中的黑犬一隻(圖 25)，“斗雙陸圖”中的黑犬一隻(圖 26)。五犬均作翹尾狀，形態各異，生動可愛。繪刻者於插圖中加入這類點綴，看似無關輕重之筆，實則有平衡畫面，活躍氣氛的用意，故不應等閑視之。^③ 英國藝術史家貢布里希(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)曾指出：“風格(Style)是表現或者創作所採取的或應當採取的獨特而可辨認的方式。”^④



圖 22



圖 23



圖 24



圖 25



圖 26

觀察這五隻犬的造型風格，可謂十分統一，特別是圖 23 與圖 26，幾如複製，據之可證，“茶飯儀圖”、“耕穫圖”、“蠶織圖”、“斗雙陸圖”當係同一工匠抑或某幾位技藝上有承傳關係的工匠所繪刻。其他如“步射圖”、“騎射圖”與“蹴

① 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 430 頁。

② 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 434 頁。

③ 按，今人王伯敏曾以此為例，說明《事林》插圖雕繪之細膩生動，不過王氏似不諳於版本之學，其所依據者為積誠本，然援引之圖又出自椿莊本，混淆不清，且僅論及“鬥雙陸圖”、“蠶織圖”(王氏誤認作“蠶歌圖”)，未能觀其全貌。參王伯敏《中國版畫通史》，河北美術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46—47 頁。

④ (英)貢布里希(Gombrich)《論風格》，范景中編《藝術與人文科學——貢布里希文選》，浙江攝影出版社，1989 年，第 84 頁。

鞠圖”中雖無類似圖案,但它們與前四圖屬同一批作品的可能性也很大。總而言之,椿莊本《事林》插圖中“茶飯儀”、“耕穫”、“蠶織”、“步騎射”、“斗雙陸”、“蹴鞠”等圖均是元統一中國後由某位或某些工匠繪刻而成,其它諸本中凡與之相同的插圖,都應源出於此。

其四,不規則式。

元刊《事林》中還有相當數量版式不規則的插圖,它們的構圖往往不拘一格,或一葉中包含多幅小圖,或圖之左右皆附有文字。此處姑舉兩例,以見其餘。

至順二本《後集》卷四“聖賢類”、積誠本《丙集》卷下“聖賢類”皆有“昭烈武成王像”(圖 27)一幅。^① 又,至順本《後集》卷五“先賢類”、積誠本《丙集》卷下“先賢類”均附有七幅宋代大儒畫像(和刻本無),七圖分別是“濂溪周先生元公像”(圖 28)、“明道先生程純公像”(圖 29)、“伊川先生程正公像”(圖 30)、“橫渠先生張獻公像”(圖 31)、“康節邵先生像”(圖 32)、“涑水先生司馬溫公(像)”(圖 33)、“晦庵先生朱文公像”(圖 34)。^②



圖 27



圖 28



圖 29



圖 30



圖 31



圖 32



圖 33



圖 34

上引諸圖所刻繪者均為赫赫有名的歷史人物。肖像畫最忌相似,而八幅插圖成功地避免了這一點,至少達到了面目各異的效果。不過,若將功勞都歸於刊印工匠,則有掠美之嫌。今因對馬本《事林》的發現,我們方知“昭烈武成

^① 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,第 333 頁。又,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·後集》卷四,傅斯年圖書館藏元至順西園精合刊本影印本;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,中華書局影印本,第 81 頁。

^② 按,此八圖均選自椿莊本,(宋)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》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,第 337、338 頁;積誠堂本之圖與之相同,見(宋)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,中華書局影印本,第 84、85 頁;西園精舍本八圖中“涑水先生司馬溫公(像)”與“晦庵先生朱文公像”與前二者略有差異。